

一个关于金钱、权力、欲望的真实故事，  
一个改变石油世界游戏规则哈佛小子，

到底是欲望之争还是利益角逐？  
是机遇还是陷阱？

他们——利用石油，改变世界……

一个哈佛小子玩转  
华尔街和迪拜的真实传奇

# 石油交易战

[美] 本·莫兹里奇 (Ben Mezrich) 著  
雷素霞 杨冰 译

## RIGGED

东方出版社

# 石油交易战



[美] 本·莫兹里奇 (Ben Mezrich) 著  
雷素霞 杨冰 译

## RIGGED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油交易战：一个哈佛小子玩转华尔街和迪拜的真实传奇 / [美] 本·莫兹里奇 著，雷素霞、杨冰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60-3515-6

I. ①石… II. ①莫… ②雷… ③杨…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907 号

Rigged: the true story of an Ivy League kid who changed the world of oil,  
from Wall Street to Dubai.

copyright © 2007 by Ben Mezrich.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由安德鲁纳伯格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0675 号

石油交易战：一个哈佛小子玩转华尔街和迪拜的真实传奇

作 者：[美] 本·莫兹里奇

译 者：雷素霞、杨冰

责任编辑：姬利、杨英瑜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东方出版社、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3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17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3515-6

定 价：28.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37233、65215857、65278861

团购电话：(010) 6523055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66204

石油无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商品。是财富与权力的源泉，也是驱动世界经济的货币。有些人认为，它也是引起大多数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原因。

的确，人类发动战争是因石油而起。在本质上，石油就是能量，它为世间万物提供能量，它本身就是权力。不过，这个权力标有价格。有史以来，石油一直将整个世界分割成两股相互对抗的力量：拥有石油的力量与需要石油的力量。

也许，这个历史事实很快就会改变。因为石油也许终将会把整个世界联合在一起，使政治、外交和战争永远不可能发生……

## 作者的话

我从没想过要写一本关于石油的书。

事实上，我从未将自己看成是那一类型的作家。我写的故事——那些让我快乐得愿意用我生命中的一年来讲述的故事——通常包含着那些实现了难以置信的计划的聪明年轻人：开着法拉利跑车；后座上成捆的现钞；长腿模特相伴；出入各种奇异场所——我得借助互联网的帮助才能在地图上找到它们。

通常，我把重要的地缘政治学问题留给那些常常在《纽约客》(New Yorker) 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上发表文章的作者。

实际上，我是因为写这本书而误打误撞接触到石油的。我准备写的这个故事和我曾经写过的那些故事一样，是一次疯狂之旅——主角是一个年轻聪明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一次冒险。这次历险包含了我这种作家乐于记录的全部要素。可是，我对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的传奇经历调查得越具体、对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了解得越深入，我的感触就越深——我将要讲述的会是一个大得多、重要得多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约翰·D·阿戈斯蒂诺 (John D'Agostino)。第一次与阿戈斯蒂诺见面时，他还是哈佛商学院二年级学生。他的女朋友把他介绍给我，我立刻被他的热情感染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几乎存在一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他很年轻，有着让女孩子着迷的面容，举止端庄，脸上常常挂着友好而迷人的笑容，但他的目光中也明显存在着锐气。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可我从他光鲜的外表下察觉到一种《美国狂人》(American Psycho，描写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白领生活的压抑而扭曲的影片)里的气息。当然，我不是指电影中那种下班后在浴室里肢解妓女的狂人，而是指一个年轻人被压抑的勃勃雄心和强烈愿望。阿戈斯蒂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性，从他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完美发型，到他折叠得一丝不苟，折缝甚至能用来切面包的完美服装，我立刻明白，阿戈斯蒂诺就是我故事的主角。但直到6年后，我才确信自己当初的判断是多么正确。阿戈斯蒂诺那时依然和原来的女朋友在一起，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曼哈顿下城区的商品交易所开市摇铃。此时，他已是那里的副总裁，而他的年龄居然只有25岁，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除了在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的《颠倒乾坤》（*Trading Places*——讲述投资商与普通人交换身份的喜剧影片）这部电影里看到的交易大厅外，我对商品交易所一无所知。事实上，直到阿戈斯蒂诺在陪同我前往摇铃仪式现场的路上向我介绍交易所功能时，我才知道这里是进行石油交易的地方。此后，当我站在交易大厅中央的平台上，凝视着眼前一大群布鲁克林出生的疯狂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时，我的耳边开始呼呼作响，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才涌上来。我知道，或许我值得把自己见证的事情写下来，因为商品交易所和我原来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这就是石油价格的发源地吗？这就是那些“黑色果汁”能流入我的汽车的部分原因吗？

摇铃仪式结束之后，我把阿戈斯蒂诺拉到位于交易所顶层的酒吧里，立刻说明了我的想法。我打算写一部小说，内容关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关于那些在交易大厅里创造财富的故事，把这些财富挥霍在疯狂飙车和更疯狂的美女身上的年轻人，等等。可阿戈斯蒂诺笑了起来，告诉我说，纽约商品交易所只是冰山一角。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到了迪拜。我忽然发现自己挖掘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它满满占据了我的大脑。

就在这时，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下一本书所需的要素。

问题是，阿戈斯蒂诺不希望我写这本书。不仅仅因为本书涉及的内容存在争议，包含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秘密法则；还有比这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与阿戈斯蒂诺的意大利布鲁克林背景相关的强烈个人意愿，以及对一路上帮助过他的人们的尊重。阿戈斯蒂诺是个行业内部人士，而在阿戈斯蒂诺的世界里，行业内部人士是从不和外面的人交流的，尤其当对方是作家时。

谢天谢地，我很会说服别人。最终，我设法说服阿戈斯蒂诺让我写这本书。为了减少他的忧虑，我把主人公的名字改为戴维·鲁索（David Russo）。在这个故事中，我没有使用任何大家耳熟能详的真名。为了叙述故事的需要，为了保护故事里涉及的人们的个人隐私，为了让他们不会被认出来，我压缩了部分时间周期，改变了特定人物的身份和背景。而像加娄（Gallo）和克尔德（Khaled）这样的角色则是很多人物的集中表现，并非针对特定人物的描写。

在读完整个故事后，阿戈斯蒂诺终于同意让他的真名出现在“作者的话”和他亲自撰写的“编后记”里。我清楚，这样的安排在写实类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这本来就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这本书对我这个作者是独一无二的，希望对读者您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

本·莫兹里奇，于波士顿

# 故事主人公原型所写的话

## 编后记

约翰·D·阿戈斯蒂诺

第一次走进纽约商品交易所，是一种让人兴奋的经历。就像不朽的电影《颠倒乾坤》一样，这里的生机与能量在华尔街——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无法企及的。尽管美国商品交易或许可以在投资银行安静的大厅里进行，可只有你走进交易所的大厅，才会感受到这里才是一切行动的根源所在。声嘶力竭的男男女女将百万加仑的虚拟原油买进、卖出，再买进。当一天结束，交易场空空荡荡时，这里会笼罩上诡异的寂静，地面到处是被抛弃的交易券，而寂寞的LED显示屏上则展示着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参数之一——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收盘价。

对这里纷繁嘈杂的环境进行短暂地适应后，即便是随意地观察一下交易大厅，你也会看到一种难以置信的精心设计的舞蹈。人们依然在争执，对这种舞蹈的赞誉是应该给交易商们，还是交给那个可以解释蚂蚁展现出来的和谐行动的理论。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你坐下来注视交易大厅，无论时间长短，你都会渐渐明白为何华尔街掌控着世界。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和2美元只能为你换来一张公共汽车票。在交易所，它的价值甚至更低。交易大厅是自力更生的人们的帝国。在这里，教育、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全都得为交易时的低进高出让位。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和5秒之内赚到或者失去一辆宝马积累的经验，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我忍不住地感到浪费了自己的学费，因为一名年轻的交易商用我所知最好的方式概括出了风险管理的秘密所在，他引用了迈克·泰森（Mike Tyson）的话：“人人都野心勃勃，直到被揍得鼻青脸肿。”

一名头发灰白的老者看到我像一头被汽车前灯吓呆的小鹿似的盯着交易大厅，低声对我说的话总结出了一切：“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只要你能想办法留下来。”

迪拜的领导阶层在推动建立迪拜商品交易所这个项目上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长远眼光。这个地区因为过剩的石油而闻名，迪拜商品交易所（DME）远远领先于任何七星级酒店或室内滑雪场的联合会。因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商品交换，把资本主义的精髓注入中东地区，并开始用自由市场准则来主导原油价格，这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梦想。

在华尔街和迪拜的大背景下，这个交易不算很大。大量买入和发展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似乎已成为迪拜的惯例。当然，也没有哪家纽约的主要投资银行会对我们谈论的数额感到兴奋。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本能地思考这个项目对该地区和——尽管很难说这样讲是否有些夸大——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我和接管我离开后的工作的杰出团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交易所落成日期的日益临近，一种可以预期的分歧出现了，是支持这个项目的地域/实体，与那些矛盾的、甚至怀有敌意的地域/实体之间的分歧。一些具有能源贸易背景的大型投资银行甚至对交易所抱有一种明显的对抗情绪。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价格透明对很多人都是好事，但对某些人却是坏事。尤其对那些依靠缺乏透明度的价格获得优越生活的人来说，更是个坏消息。

没有了透明可用的参考价，中介机构就能处于非常有利的盈利地位。我们假定，你处在一个无法买到或进口橄榄油的地方，但当地却有大量的谷物油。再让我们假设，只存在这两种油。谷物油的生产商和购买者无法确定该怎样为这种产品定价。他们可能会以另一地区的橄榄油价作为参考。那就是一个透明价格。但它却不是可用价格，因为你不能进口橄榄油。所以，如果你运气够好，能建立你自己的中介机构——帮助销售商寻找购买者，反过来也帮助购买者找到销售商——你就能通过说服销售商把价格定得稍微低一点，另一方面又让购买者认可高一点的价格，来持续不断地将之间的差额利润最大化。

没有透明可用的价格，中介机构就能实现对虚拟信息的垄断——甚至凌驾于市场准则（生产商和消费者）之上的更好的价格信息。一些团队花费好几年时间和中东原油市场建立起联系。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进行原油交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出过同样的反抗。我并不是批评他们对那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该领域生意方式的事物进行抵制。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在过去的两年中，公众市场开始感激交易所式的生意模式。无数的收购、合并，以及市盈率与高科技公司相似的公开债券纷纷透过纳斯达克（NASDAQ）和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有人看到了泡沫，但必须记住，交易所本来就是一个有限的实体。虽然有其充满吸引力的一面，但没有什么风险资本可以保证启动交易的成功。

2006年年末，纽约商品交易所屈服于巨大的市场压力，开始了并行交易——有效地让公开叫价机制与计算机屏幕竞争，掀起了到底哪种交易方法终将盛行的最后战役。大部分业内人士似乎对电子交易模式的速度与效率充满信心，并相信会在几个月内压倒交易场里的交易商们。他们有可能是正确的。在本书出版之际，最后胜负还未分出。

相应的，最近几年的公众市场已经“发现”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期货交易交易所的一切。不胜枚举的具有优异市盈率和具有谷歌那样的股票走势的上市公司每天都会冒出来。纽约商品交易所上市时公开发售的证券是过去六年中最成功的典范。纽约期货交易所市值13亿——以高科技公司市盈率为盈利标准。忽然间，一切变得十分明显。有谁会不愿意投资于无论价格涨跌，不管交易商破产还是发财，自己都能赚钱的实体呢？有谁不想拥有这间“房子”？

公众市场有可能是巨额回报的保证——可它也有强烈的需求。交易所已经按照自己的步伐走过125年，忽然间，它们发现自己处在吉姆·克雷默（Jim Cramer）那伙人的包围中。交易所要求市场必须发展，具备可扩展性，强调交易底线问题。公开叫价是容易实现需求的目标。但是它呈现出高成本，不够灵活，守旧过时，易受嘲笑的特点——疯狂的交易商和经纪商穿着五颜六色的夹克在交易大厅里奔来跑去，让人觉得和全新的现代世界交易所很不协调。

但对于我们这些看到过它们全盛期的人来说，向电子交易的转变真是苦乐参半。我离开哈佛商学院时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胳膊下夹着一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著作的影印本。我相信事实、公正、企业效率。没错，电子交易效率更高——至少对于基本期权即月合约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勺子的设计从穴居人时期开始就没有改变，也是有它的理由的。因为它有用。

改变交易方式将会发生，也应该发生。计算器具有更强劲的马力，所犯的错误更少，也不会有什么道德腐败问题——但当涉及识别以非线性模式不断变化的大量数据，有时甚至还包括感情因素变化时，人类依然具有竞争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计算机打败卡斯珀罗夫（Kasparov）花费了那么长时间了。比起能源交易，国际象棋是一场更容易依靠数学计算来解决的竞赛。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说法，就请试着为因路易斯安那州一条输油管道爆炸而导致的天然气价格下跌或上扬，或者由于一张总统与沙特石油部长握手的照片引发的石油价格反应写出预测算法吧。能源是我们交易中为数不多的长期需求之一。黄金价格过高时，你可以不买首饰，谷歌股价突破600美元时，你可以停止买入……但你却很难做到不驾车去上班，或者不看电视。在我们

对元素、空气（碳排放权）和水这些东西进行交易之前，那样的事情都不会出现。

迪拜商品交易所计划在2007年第二季度完成它的第一笔合约。没人能预测市场会欣欣向荣还是死气沉沉。就好比说，尽管号角嘹亮，合约还是会在参与者们考察市场流动性的早期阶段经历挣扎。这很自然。和最近一些旗开得胜的案例不同，这将是一种全新的合约，和现存的流通性市场不太一样。

2006年11月14日，阿曼苏丹国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政，允许按照阿曼在迪拜商品交易所成交的酸性原油合约日结算进行原油定价。就在同一时期，阿曼决定购买与纽约商品交易所和迪拜所持有的迪拜商品交易所股份相同的份额，从而使三方成为合作伙伴。阿曼从一开始就是个变量。没有它的支持，迪拜商品交易所就像一块有球员，但没足球的体育场。阿曼的态度将是对迪拜商品交易所长期成功的巨大推进。

无论迪拜还是纽约商品交易所，都拥有让事情走上正轨的历史。如果这次他们能让迪拜商品交易所获得成功，他们就将创造历史。

约翰·D·阿戈斯蒂诺 于纽约市

2007年1月

# 目 录

|             |       |
|-------------|-------|
| 作者的话        | / 1   |
| 故事主人公原型所写的话 | / 3   |
| 第 一 章       | / 001 |
| 第 二 章       | / 006 |
| 第 三 章       | / 013 |
| 第 四 章       | / 017 |
| 第 五 章       | / 021 |
| 第 六 章       | / 026 |
| 第 七 章       | / 030 |
| 第 八 章       | / 034 |
| 第 九 章       | / 042 |
| 第 十 章       | / 044 |
| 第 十 一 章     | / 049 |
| 第 十 二 章     | / 052 |
| 第 十 三 章     | / 057 |

|       |       |
|-------|-------|
| 第十四章  | / 060 |
| 第十五章  | / 067 |
| 第十六章  | / 071 |
| 第十七章  | / 075 |
| 第十八章  | / 078 |
| 第十九章  | / 086 |
| 第二十章  | / 089 |
| 第二十一章 | / 095 |
| 第二十二章 | / 099 |
| 第二十三章 | / 102 |
| 第二十四章 | / 108 |
| 第二十五章 | / 114 |
| 第二十六章 | / 120 |
| 第二十七章 | / 125 |
| 第二十八章 | / 128 |
| 第二十九章 | / 131 |
| 第三十章  | / 137 |
| 第三十一章 | / 139 |
| 第三十二章 | / 147 |
| 第三十三章 | / 152 |
| 第三十四章 | / 156 |

|       |       |
|-------|-------|
| 第三十五章 | / 160 |
| 第三十六章 | / 165 |
| 第三十七章 | / 170 |
| 第三十八章 | / 174 |
| 第三十九章 | / 177 |
| 第四十章  | / 180 |
| 第四十一章 | / 185 |
| 第四十二章 | / 187 |
| 尾 声   | / 190 |
| 致 谢   | / 193 |

# 第一章



凌晨 3:30，也可能快 4 点钟了。

曼哈顿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一家名叫吉卜赛茶室（Gypsy Tea）的俱乐部里，人头攒动。俱乐部外面，非常流行的天鹅绒隔离绳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守门人，头发剪得短短的，名字怪得没人能够读出来；还有一个女孩，穿着一条皮短裙，裙子短得仿佛可以套在手腕上当护腕。俱乐部上下两层的地板上到处摆放着沙发，挤满了衣着光鲜的人群。这是星期二，已经凌晨 3 点多了，这些人还在外面进行娱乐活动，而且，他们不知用什么方式，摆脱了门外那些妓女的纠缠，通过了她们神秘而独特的纽约式“检查”。这些都表明，这些人属于纽约时尚派。俱乐部内，音乐声震耳欲聋，从周围的墙壁上反弹回来，如同一阵阵波浪冲击着人们的鼓膜；醉人的香槟自由自在地流淌，沿着水晶高脚玻璃酒杯四壁溢出，泼溅在厚厚的人造革地毯上。

贵宾区基本上占据了一楼后部的整个角落，由一条天鹅绒隔绳与俱乐部的其他区域分隔开来，隔绳旁边站着的保镖，全都戴着可以对讲耳机，手里握着活页夹，不过只是用来充充样子罢了。如果你想进入贵宾区，这些保镖是不会用在活页夹里的名单上寻找你的姓名的方式来核实你的身份的。隔绳那边的人群里，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看就知，他们的衣着都非常考究，有身着剪裁精致的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品牌西装的银行家，也有穿着阿玛尼（Armani）与肖恩·约翰（Sean John）品牌服装的嘻哈管理人员（hip-hop execs）。还有一些在电台黄金时段出现过的名人，他们就像变化万千的天气，跟随在接待客人的男仆、身形巨大的保镖或者相貌凶恶的助理人员身后，在人群中穿梭。当然，还有女孩们——这样的地方总是少不了女孩子，都是福特（Ford）、伊力特（Elite）和尼克斯特（Next）的模特，身材过于高挑，过于瘦削，过于棱角分明——与其说她们像瞪羚，还不如说她们像长颈鹿。

戴维·鲁索（David Russo）坐在角落里的一张软椅上，注视着眼前混杂的场面，双肩在炭黑色杰尼亚（Zegna）西服薄薄的衣料下绷得紧紧的。软椅前面是一张黑色的大理石桌子，上面摆放着许多香槟酒瓶与伏特加酒瓶，周围是一桶桶装得满满的冰块。戴维手中握着一杯饮料——他觉得里面混合了

伏特加——但是他根本没喝过一口。尽管他并不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但他肯定是个局外人。他 26 岁，还未养成任何令人颓废的嗜好。在现在这个时刻，他通常都是在办公室里，为下一次开市做准备，或者是待在家里，与交往两年的女友赛丽娜（Serena）一起睡觉，但他今晚别无选择。不出一个星期，戴维的整个生活就要发生改变——他每行一步，都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必须装装样子，表现得好像没有任何异常的事情会发生一样——无论即将发生的事情多么非同寻常。

“太棒了，是吧？”

迈克尔·维特兹渥力（Michael Vitzioli）坐在他右侧一张铺着厚厚垫子的沙发上，冲他眨眨眼睛，然后又会意地和桌子对面的乔伊·布鲁奈蒂（Joey Brunetti）和吉姆·罗萨（Jim Rosa）击掌。两个年轻人还大声地响应了一句什么，但他们的声音被俱乐部内的嘈杂声淹没了。戴维面带微笑地点头，尽最大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安的神经。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看到这三个交易商一瓶接一瓶地灌下去了好多酒。因此，他开始认为这个夜晚永远不会结束了。他在心里无数次后悔，不该接受维特兹和他的贸易伙伴发出的邀请——不过，他的确无法拒绝他们。过去的六个月来，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为的就是赢取这些交易商们的信任——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他的背景和他们的背景好像截然不同。甚至这三个年轻人的穿衣方式——维特兹穿着皮夹克和紧绷的牛仔裤；布鲁奈蒂则是一身粗斜纹棉布套装——要是赛丽娜看到这样的打扮，大概会得心脏病的。罗萨的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标价过高的运动服——表明他们是从不同地方来到这个喧嚣的深夜俱乐部的。即使如此，这三个人最终还是接纳了戴维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如果戴维的计划想要成功，就必须让他们高兴、开心。他必须继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多过瘾的派对啊，”他大声回答维特兹，“你今晚上要打破纪录了。你要第 12 瓶水晶香槟（Cristal）的时候，那个女招待差点晕倒。”

维特兹咧嘴笑了。戴维为他今晚的突出表现感到自豪——更何况他知道，今晚狂欢的消息很快就会在交易场上传播开来，其速度比他在 VIP 包房里一一敬酒的效果好得多。维特兹自然不在乎钱的问题。要知道，他那天上午才赚取了 50 万美元的利润。50 万美元并不是商品交易所的纪录，但这个数字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了，尤其考虑到维特兹两星期前刚刚满 24 岁。

“你真的会相信这里的女孩子们吗？”维特兹问。说完，他指着桌子对面的罗萨说：“嘿，也许你可以带走一个，明天和你一起工作。这里最差的，也要比你昨天拉来的那堆狗屎强。”

罗萨的脸红了，因为戴维和其余的人都在笑他之前花钱办的事情。事实上，戴维知道罗萨并不是真的因为这件不光彩的事情而困窘，他前一天的出

轨行为早就变成传奇了。

昨天上午，罗萨的办事员打电话请病假——就在开始交易的铃响之前几个小时。这位年轻的交易商必须找到一个人来顶替——任何人都可以，只要有一个人在交易所代表他就行。所以，他就把当时刚好和他一起床上的女人带了过来。那个女人碰巧是他头天晚上叫来的妓女。整整一个上午，那个19岁的妓女就那样穿着透明高跟鞋，顶着爆炸式发型，在交易所的交易场地走来走去。

“都没人抬眼看她一眼。”戴维摇着头高声嚷道。维特兹和罗萨再次击掌。

一个妓女在交易大厅晃来晃去，但没有一个人皱起眉头表示疑问。这一幕发生的时候，戴维一直在他楼上的办公室里工作，但是，他第一次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并没有感到吃惊。纽约商品交易所（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不是华尔街，在商品交易大厅工作的大约800名交易商也不是华尔街的那些客户。他们不住在汉普顿斯（Hamptons）的大房子里，也不住在帕克大街（Park Avenue）的别墅里。商品交易所里像维特兹、罗萨和布鲁奈蒂这样的交易商，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来自美籍意裔和犹太蓝领家庭，而且都是垃圾工和街道清洁工、水管工和电工的儿子。如果他们在交易所赚了钱——像维特兹这样一个下午就赚了50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就是家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赚取到这么多财富的人，而且，他们经常会把这笔迅速赚来的钱同样快速地花掉。

如果从财富的角度将华尔街比作拉斯韦加斯，那商品交易所就好比疯狂的大西洋城。同时，商品交易所也是有史以来成立的最重要的金融组织之一，因为它和华尔街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股票，也不是债券，而是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有价值得多的东西。

看到维特兹给他们每个人又倒了一杯酒，戴维感到体内的紧张在成倍增加，急忙抓住机会借口离开一会儿。他起身走向洗手间——其实，他刚刚走出那三个交易商的视线，马上径直右拐，挤出拥挤的贵宾室。一分钟后，他走上了第21大街。

他走出天鹅绒隔绳区域外，尽可能镇静地沿着人行道慢慢向前逛去。等到他确信门口的保镖和穿着刚刚遮住屁股的短裙的女人无法听到他的说话声时，他才停住脚步，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他吧嗒一声掀起手机盖，一阵微风轻快地拂过他的衣袖。现在是2月中旬。14个小时前，戴维和这三个交易商出发来喝酒之前，把大衣忘在办公室了。不过，寒冷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快。此刻，他的心思已经飞到了其他地方——一个极度温暖的地方。

他认真地凭记忆拨了一个号码。如果有人在旁边，可以看清楚的话，会

对他在手机上按出的号码位数感到奇怪。虽然戴维拨的号码所在地还是在地球上，可这解释不了这个被拨出的号码的奇怪之处。号码的前六位，是一个星期前他在市中心区自己公寓附近的一家星巴克时，一个16岁的孩子来到他身边给他的一个代码的一部分。那个孩子以戴维无法辨认的口音解释说：“这是密码术。”

他输完号码后，将手机放在耳旁。没有对方号码响起的铃声，只是一连串嘀嗒声，接着停顿了五秒。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时间差不多了。”

尽管戴维感到紧张，但他还是笑了。朋友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总能令他感到心平气和。它听起来轻松活泼，语调丰富，显得安静祥和。戴维的脑中立刻浮现出朋友的脸：黑焦糖色的皮肤，乌黑的双眼始终带着笑意。这个朋友和戴维年纪相仿，在这个项目上，他不仅仅是和戴维地位相当的伙伴——简直就是他的兄长。

“我现在就站在它的中央，”朋友的声音继续说道，“就在它即将发生的地方。”

戴维闭上眼睛，试图在脑中想象它的样子。首先出现的是一片亮光。然后是一股令人身心麻木、窒息，几乎衰竭的炙热。再后来，是遍地的沙子，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一样，一直在不停地移动翻转。

“推土机，”戴维一面大声地说着这些话，一面在脑中想象相应的情景，“起重机……非常遥远，远在视线的尽头。”

“这就是未来，戴维。”

“真的会有了不起的结果，是吗？”戴维问。他能够感到那股不安的力量正在逐渐转化成兴奋。他无法相信，他们此刻已经如此接近他们近一年来一直在努力的目标。如此接近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们的孩子的孩子都会为此而感激我们。”

戴维睁开双眼，感到骨子里透出一股寒意，但不是由于2月的微风。他不打算假装真的明白他和伙伴即将完成的事情对未来的影响程度。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否会感谢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会有孩子看到他的所作所为。

戴维实实在在知道的是，他和远在两大洲之外的朋友正在计划的事情会改变世界。他也清楚，会有一些人——力量极其强大的人——会不惜一切地使他们失败。

“我想，再过几天，我就可以亲眼看到了。”戴维小声说。

“真主保佑。”行动电话另一端的年轻人响应说。然后，电话挂断了。

“真主保佑”，尽管这个声音依然轻快平静，可这句话本身却像一条皮带，啪地绷紧了。上帝啊，戴维心中想，我真的清楚自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吗？